

玉池山曾有座修真胜地白鹤观

文/任瑾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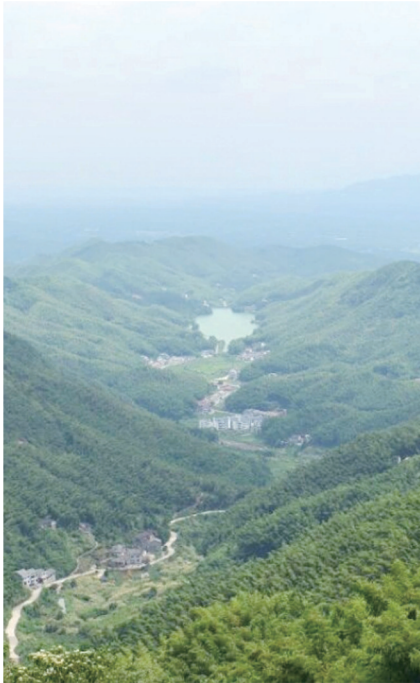
长沙黑麋峰北去汨罗二三十公里，有一大片绵延起伏、郁郁葱葱的群山，名为玉池山。这里地处长沙县、湘阴、汨罗交界处，面积有四五十平方公里，主峰达摩岭海拔777.5米，是这四县的第一高峰，也是长沙城区北上洞庭间的第一高峰。此处山峦起伏、连绵不绝，崇山峻岭间，处处茂林修竹、清泉濯濯，风景逸雅，生态绝佳，迄今偏僻山岭中仍有野猪等大型野生动物出没。每至夏秋雨后，山间岚气氤氲、烟云弥漫，仿若灵山仙境。

玉池山中白鹤观

自古以来，玉池山就是湘东北一带隐居避乱的好去处，深得文人雅士喜好。成书于天顺五年（1461）的《大明一统志·长沙府·山川》（卷之六十三）记载，“玉池山，在湘阴县东六十里，一峰插天，上有浴池，世传陶淡浴丹之所，人呼玉池”。陶淡，东晋名将陶侃之孙，入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，湘北诸多名山均流传其传说。宋神宗时期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的邓忠臣（“元祐党籍碑”录有其名），去官后就在玉池山居住，并自号“玉池先生”，著有《玉池集》十二卷，今已佚。郭嵩焘晚年自号“玉池老人”，其回忆录也定名为《玉池老人自述》。

左宗棠、郭嵩焘曾在此避难，王震、王首道曾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。1852年7月，太平军进攻长沙，为躲避战乱，丁忧在家的郭嵩焘与左宗棠相约隐居在玉池山梓木洞、避暑洞一带。

在这茫茫群山竹海之中，曾有一处道家清修胜地——白鹤观。据乾隆《湘阴县志·寺观》记载，“白鹤观，在县东六十里，唐大中三年建”。白鹤之名就来自于陶淡。据嘉靖《湘阴县志·仙释》记载，陶淡自幼丧亲，喜欢服用灵草，不食五谷，“结庐长沙临湘山，避举徙罗之升山”（升山之“升”，原字为左“土”右“昇”，今无此字，许多资料改为土升山或埤山）。“一白鹿与之俱，二白鹤常从白云端而下。晋太康二年四月八日，拔宅飞升。今冲真观即故庐，丹坛石室尚存。升山因改呼白鹤山。”



陶仙君故庐

在《永乐大典·长沙府十八》抄录的《古罗志》中，有北宋卢载、朱迪以及南宋王容所作的三篇记文，提到了白鹤山。

卢载，生平不详，自称河内人（即宋代怀州），与皇祐五年（1053）状元郑獬有交集，郑獬曾作《酬卢载》一诗。据嘉靖《湘阴县志·学校》记载，郑獬曾在湘阴筌竹书院就学。卢载于皇祐五年因重修白鹤观所作记文，搜罗了许多传说。

据卢载所记，白鹤观是陶仙君故庐之地。陶淡一心修道，先是结庐于长沙之临湘山。为了回避征举，将其卜庐迁徙到罗县的升山。“有樵者尝见二白鹤由云端而下”，而后陶真人也隐居不出。陶淡的随从到山中问讯，找不见人。在山涧中万籁俱寂之时，好像有仙君在说：“子无见吾，仙凡异耳。”永嘉时期，又有樵夫在半山发现一石室，石门开启，内有两仙人，其中一人自称陶真人。陶真人从石室前取灵草一叶，送给樵夫服食，并说可以让你延寿百余，后来樵夫果然享龄一百五十余岁。

卢载考证县志，得知罗县改名为湘阴县，升山改名为白鹤山，就判断白鹤山之名，应当源于山中樵夫所见陶真人的白鹤，而白鹤观之名就得于白鹤山。由此他概述了白鹤山的地理形胜：“山踞县之东南余二舍，峻起二十里，环匝二百里，境与长沙梓木洞分。”卢又考之野史，得知陶真人炎芝挂冠，携家八十口余修道于白鹤山。太康二年，拔宅飞升，白鹤观即陶真人故庐。他还提到，野史的流传也很久了，所以把两种说法都记下来。

“三洞”坛场

陶真人隐居不出后，后世修道者就占故庐为主，在此清修，又增加田地三百亩，称之为“三洞”，认为是中峰石室前面、仙君炼丹的坛场。传说在唐中和（881—885）年间，有道人自号逍遥子，隐居在白鹤山。每逢大旱，逍遥子就投铁符入水以镇江潭，过不久即下雨。

据《新唐书》等史料，唐末乱世之中，湘阴豪族金鸡山邓氏邓进思、邓进忠兄弟拉起队伍，割据一方。后来，邓进思去世，邓进忠自领岳州刺史。唐昭宗天祐二年（905），邓进忠向南楚国马殷投诚。马殷迁其为衡州刺史。

卢载在文中提到，邓进思引兵前往岳阳时，逍遥子才出山不再隐居。后来邓进忠死后，其子侄（可能为“嗣子”）邓匡时携族人返回家乡，“治白鹤之别墅，数游是观”。此时，白鹤观所属田地已遭荒废，“三洞堙塞”。邓氏家族接手后，将田地恢复如初。

五代后唐清泰（934—936）间，白鹤观道士彭幼谦有一次修葺丹坛，得到大药一枚，后享龄一百四十余岁。嘉靖《湘阴县志·仙释》则记载，彭幼谦无论寒暑只着一袭道袍，并说他曾跟随神异之士得到大药，服用后，年逾一百四十岁，后来不知所终。后周时期，湘阴县城迁徙到玉池山脚下的白茅城（今汨罗市川山坪镇一带），直到南宋绍兴初年，县城才迁到赤竹城（今湘阴县安静乡一带）。在此期间，邓氏家族聚集在白鹤山一带耕读，多次捐资兴修白鹤观。



玉池山是湘北名山，相传陶淡在此隐居，凿有炼丹池取名玉池而得名。组图/汨罗市林业局

宋代时白鹤观到达巅峰

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隆盛时期，多位帝王力主弘扬道教。按卢载所记，北宋天圣甲子年（1024），出任潭州知州的司封员外郎王彬，认为白鹤观原有主理道士用非其人，导致道观衰败，就重新任命该州太原籍道士王喜庆经营白鹤观。

到了宝元己卯年（1039），白鹤山再度葱茏。王喜庆法师找到邓氏家族的邓咸，即邓进忠之孙、邓匡时之子。王喜庆对邓咸说，补植之后，白鹤山景致颇见改观，然茅舍颓然，于三清圣像之前，殊失礼敬。他还称赞邓咸的祖先有重济三洞的义举，所以流福世世代代，劝说邓咸捐助重建白鹤观。邓咸听说后，就捐钱一百五十万。王喜庆用这些钱兴建三清殿，扩大坛庐规模，“三清宝坐，俨列其中，真官仙杖，肃卫乎侧”。还配套建有重门、回廊、辅圣殿堂、水轩山榭、厅堂、药馆、虚阁逸斋、寝堂书室。据嘉靖《湘阴县志·隐逸》记载，邓咸在白鹤观游居，

侍奉年事已高的邓母许氏，多次被征召聘请，都没有去任职。前文所说的在玉池山隐居的邓忠臣，即邓咸之孙。

随后，王喜庆又找到吴文翼等人捐资兴建玉皇殿、紫气堂，房舍共计三百余楹，仙像百余躯，其余旌幢供器，不知其数。“即山治材，相地营室，轮奂壮丽，为湘楚之冠。”

王喜庆去世约四十年后，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天章阁待制吴中复担任潭州知州，经他呈请，朝廷赐给道观以“冲贞观”匾额。名为朱迪的文人为此做记文一篇。朱迪其人，比卢载更加无所考，其自称为关中人（北宋京兆府），生平不详。

《永乐大典》中最后一篇王容所作的传记，是为白鹤山下孚应庙所作，涉及白鹤观内容不多。王容，宋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状元，湘乡人。他在文中提到，“距湘阴县六十里，有山曰白鹤”，指明了白鹤山的大体位置。

之后县志中再无收录相关记文

明清两代，白鹤观虽法脉犹存，然较之宋代鼎盛气象，不可复追。清代康熙、乾隆、道光三部湘阴县志和光绪《湘阴县图志》虽然均有条目记载，但县志中再无收录相关记文。大抵随着县城的西迁，白鹤观的香火亦随之式微。

据道光《湘阴县志·山川志》（卷之六）记载，明代吉王就藩长沙时期，在玉池山建造了祖师殿，殿中的神像都为铜铸。殿内还有一面大铜镜，颜色深黑如漆，相传如果擦拭它，立刻就会有雷电出现。又据光绪《湘阴县图志·舆图·丰仓局》（卷之三）记载，祖师殿里有两根锁龙柱，也是吉王所建。柱子上雕刻着盘绕的龙，其中一根柱子上的蟠龙冲破墙壁飞走了，另一条还留在柱子上，于是用铁锁将它锁住。旧闻杂出，事多不经，但也为白鹤观平添几分灵异之色。

笔者幼年时曾在此读书四年，那时尚能见到一些遗留下来的寺观形制的石礅、石阶，还听闻此处建筑名为鹤泉庙，号称有九进院落十三殿宇。不过，嘉靖、康熙《湘阴县志》等文献并无“鹤

泉庙”记载，到嘉庆《湘阴县志·祠庙》（卷之十六）才记录此庙重建的信息：“鹤泉庙，在北鹤峰龙头山，建自唐朝，嘉庆年间重修。”该志的寺观志（卷之二十三）也宣称，“鹤泉寺，白鹤峰龙头山，相传建于唐时”。推测可能是道观衰败后重建，改观为庙、寺（乡人多称寺为庙），但“白鹤观”的地名仍在口口相传之中保留下来了。

1966年，湘阴县被划分为湘阴、汨罗两个县。白鹤观（鹤泉庙）所在地玉池也归属到汨罗。后来，此地逐渐废弃，继而被改建为白鹤洞小学。

笔者就读期间，白鹤洞小学就迁往他处，校舍空置有年。前两年返乡，特意重游。建筑早已破败，只有旧日食堂为瓜农所据，堆贮杂物。二十多年前的书声、笑声历历在目，直叫人感慨岁月不居，物换星移。近来因工作多有翻阅湘阴旧志，儿时耳畔的白鹤泉、仙人石等灵异故事，与久远县志中的记录遥相呼应。因而搜罗故纸，写成此文，惟愿为这消逝的湘东北修真胜地，不被遗忘。